

# 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概述

孟樊

蠡測文學研究的發展趨勢或演變，其實很難從一個被硬切的斷代年份來加以論斷，「年鑑」或「年度選」的觀測角度正是如此，也因此若要從2009年這一年所呈現的文學現象據以提出文學研究整體的走向「報告」，當中挾有揣想的成分便難以避免。如是說法，不啻在表達：底下對於2009年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觀察報告與評析心得，還得上溯之前若干年的研究趨勢，始能取得一個較為客觀的觀測的立腳點。

## 一、研究趨勢的特色

以觀察的範圍來看，細究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情勢，主要可從當年於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大學相關系所通過的博碩士論文，以及各地所主辦的學術研討會或論文發表會宣讀的論文等得出一個梗概（此外，當然也可從相關科研單位如國科會等所通過補助的研究案或計畫案加以觀察）；基於此，2009年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概況可得而言者，有如下九點特色：

### （一）日治時期文學／文化研究獨占鰲頭

不論是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或是學術研討會論文，均有志一同地顯示，有關日治時期文學或文化的研究數量極為龐大，即以博士論文來說，相關的學位論文即有9篇之多，占總數的36%（25篇），可謂幾乎是一枝獨秀。進一步就其研究主題來看，除了單一作家個別作品的研究（如楊逵、翁鬧、蔡

秋桐、呂赫若、周金波、王昶雄……，包括日本作家在台的作品，像中村古峽的殖民地行旅之作〈到鵝鑾鼻〉、〈來自蕃地〉等）之外，尚有對當時文藝刊物（如《台灣文藝》、《風月報》、《三六九小報》等）與報紙專欄的重加檢視；不唯如是，渠等論文所探討的課題頗為廣泛，現代性、國族、階級、家族、農村、職業婦女書寫或題材，乃至於皇民文學、監獄文學、戰爭詩等「類型文學」，都在討論之列，端的是五花八門。以近十年台灣本土研究走紅的趨勢觀之，日治時期文學或文化研究可說是後來居上，而此威信與新創的台文系所對之大力鼓舞與提倡不無關係。

### （二）女性文學／女性書寫研究持續發燒

自1990年代女性（主義）思潮蓬勃發展以來，不僅女性作家與作品的地位大大提升（如各種文學選集入選的作品比例以及作品的再評價），相關的出版品與學術活動更可謂紛來沓至，令人眼花撩亂，而其中首屈一指的尤為對於女性文學或女性書寫的大量研究——這也與女性學者和研究者大力投入研究有關。女性文學或女性書寫的研究和過往一樣，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上，包括張愛玲、林海音、張秀亞、三毛、瓊瑤、聶華苓、施淑青、嚴歌苓、李昂、朱天文、李渝、蘇偉貞、袁瓊瓊、朱天心、張亦絢、夏宇、鍾文音、邱妙津、陳燁、朱少麟……，幾乎均以小說家為主，只得見夏宇、零雨等極少數詩人，而台灣

以外的「域外」華人女作家亦只有王安憶（中國大陸）、商晚筠等小說家被列為研究對象。女性文學研究不僅如上所述集中在小說家身上，而且研究對象多所重複，又不見新論點及新理論的提出，委實浪費掉太多研究資源。

### （三）電影文學或文化研究熱門當道

自1990年代以來受到英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新起文論思潮的影響，在台灣不僅成立了文化研究學會（1998年），出版相關文化研究刊物，原有的文學領域也受到衝擊——於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亦不例外，僅就研究範圍來看，早已跨出狹窄的「純文學」領域，而把其他相關的文藝產品或創作納入研究對象，諸如繪本、動漫畫、流行歌詞等，其中2009年最受青睞的文化產品厥為電影，光就學術會議而言，就有中興大學台文所協辦的「第2屆『現當代中文文學與電影』國際青年學者中文文學學術會議」、屏東教育大學中語系主辦的「文學與電影學術研討會」、中央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視覺與文化識讀』國際學術研討會」，研究的電影主要是小說改編的作品，包括李昂、白先勇、李喬、藍博洲、嚴歌苓等人的小說（或報導文學作品），其中最受垂青的是張愛玲的小說〈色·戒〉。影視作品的探討角度較為廣泛，譬如鍾正道的〈論朱天文小說的電影感〉、莊宜文的〈城市與性別的雙重鏡像——關錦鵬懷舊電影與原文本的參差對位〉、簡光明的〈族群的自我反省與批判——王家祥《山與海》與電影「與狼共舞」的對讀〉等，都能另闢蹊徑重探電影與小說的互文性問題。

### （四）通俗文學／流行文化研究蔚為風氣

通俗文學和流行文化受到學界矚目非自

今日始，2009年對於此類作品同樣也表現出較多的關注；而此亦如上所述，是受到文化研究文論思潮衝擊的一環，文化研究從純文學跨步至通俗文學或流行文化，將傳統的文學研究領域擴大，影響深遠。譬如邇來對於流行歌曲及歌詞的重視即為顯例，諸如石計生的〈社會環境中的感覺建構——寶島歌后紀露霞歌謠演唱史與台灣民歌之研究〉、葉雨嬌的〈從鄧麗君到周杰倫——分析中國流行符號中的文學性〉，即再現了近幾年對流行歌詞／曲的研究風氣。對於通俗文學和流行文化的研究，迄今仍為研究重心的依舊是言情小說（或羅曼史小說）以及武俠小說，其中主要的研究對象悉數仍集中在瓊瑤和金庸兩人身上。這二人的文學史地位自然不可磨滅，但其研究成果這些年來早已「汗牛充棟」，顯見我們的研究者視野至今仍未見開拓。

### （五）自然書寫（海洋文學）研究方興未艾

受到上世紀末生態主義或思想的影響，21世紀以來最為火紅的文學創作與研究厥為自然寫作（nature writing）與生態批評（ecocriticism），台灣的現當代文學研究大體上也反映了此一趨勢，儘管從作品數量上來說還未見「大潮」，而這也使得相關的自然寫作研究對象幾無例外地集中在底下這些作家身上：夏曼·藍波安、廖鴻基、吳明益、劉克襄、霍斯陸曼、伐伐——2009年的生態批評所關注的對象亦不脫此範圍；較受矚目的是，海洋書寫在自然寫作中幾乎是一枝獨秀，而其研究成果同時也反映了此種趨勢（主要與前三人均從事海洋書寫有關），這當中以研討會的論文居多，尤其是中山大學主辦的「多重視野的人文海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一口氣即宣讀了13篇論文（其

研究對象也較為廣泛)。

#### (六) 空間／地理文學批評的續予開拓

這兩三年較為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空間書寫批評或研究的出現，空間書寫研究與地誌學、文化地理學，以及廣泛的空間理論的運用息息相關，依藍建春於2008年對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觀察指出，區域研究 (area studies) 是近幾年文學研究所出現的較為不同的一個演變趨勢。以2009年來，其研究的課題當不止此，尚包括地誌、地景、空間移動 (如旅行書寫研究) 等，諸如林家安的〈陳映真《將軍族》的環境剖析〉、陳國偉的〈夢遊、迷途與瘋癲——台灣當代小說中的醫／病空間〉、陳惠齡的〈空間圖式化的隱喻性——台灣「新鄉土」小說中的地域書寫美學〉、鄭振宇的〈遷徙，從鹿城到都蘭——《月光下，我記得》改編李昂小說的空間／地方轉移〉等，即是從空間理論的研究角度出發來探討文本的空間意涵。

#### (七) 同志文學／同志書寫和研究退燒

看不見的趨勢或者衰頹的趨勢，對於文學創作與研究走向的觀察或蠡測，與對於顯著徵象的關注，具有同樣的重要性。1990年代初、中期，首先是同志文學在文壇異軍突起，光泰、許佑生、邱妙津、陳雪首揭男／女同志文學大纛，接著是更炫的酷兒文學 (queer literature) 來勢兇猛，紀大偉、洪凌、董啟章等人登高一呼，學界則有張小虹等人為之響應；到了21世紀後，更有詩人陳克華的「出櫃」，寫出男同志詩集《善男子》(2006)，各種學術期刊、研討會，以及學位論文，紛紛針對這一現象加以論述，使得在此之前的同志研究和酷兒批評，儼然成為現當代台灣文學研究的顯學。但這一研

究 (與創作) 勢頭，從2009年的各項研究指標來看，明顯有下降趨勢，就以女同志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陳雪而言，她的作品被拿來研究的主題反而是「瘋狂敘事」而非再是「女同書寫」了。就一整年中通過的25篇博士論文來看，甚至沒一篇論文的研究主題與同志或酷兒文學有關。

#### (八) 作家作品／類型文學依舊當紅

從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興盛以來，即便是到今天，對於作家作品 (尤其是單一作家) 與類型文學研究，仍然是當道的主潮。以2009年為例，首先，海洋文學、同志文學、飲食文學、都市文學、離散文學、自然寫作、(新) 鄉土小說等類型文學，依舊是研究者主要的興趣所在；有別於以往的是，近些年這類類型文學研究喜以「××書寫」為題探討，如2009年的「愛情書寫」、「游牧書寫」、「懷舊書寫」、「女性書寫」、「地域書寫」、「後農村書寫」、「生命書寫」、「海洋書寫」、「家族書寫」、「四季書寫」、「消費書寫」、「離島與東部書寫」、「身體書寫」、「在地書寫」、「地方書寫」、「後殖民書寫」等，充斥著各種名目不等的「書寫」；然則甚麼是「書寫」？卻從未見使用此辭彙者予以界定或交代其涵義 (事實上，這些所謂的「書寫」有不少屬於類型文學)。其次，單一作家的研究於今仍然占上風，但與上述女性文學一樣，被重複研究的作家多如過江之鯽，如陳映真、白先勇、黃春明、廖鴻基、劉克襄…… (遑論上所述之其他女作家)。以單一作家為題的學術研討會即有12場，包括：翁鬧、吳濁流、蘇雪林、張秀亞、陳達儒、葉石濤、林亨泰、管管、陳映真、王文興、鄭清文、駱以軍等，而光陳映真一年內就有

兩場以他為名的研討會，研究資源重複消耗莫此為甚。

### （九）離散文學研究另起爐灶

離散（diaspora，或譯為流離），原指猶太人受巴比倫人放逐後散居世界各地而言，如今被引申為同一種族或民族離居（世界各地）的情形，造成離散的原因不一而足，或因戰爭、遷徙、移民、商旅……將此寫入作品表現出來就成了離散文學。離散文學的研究在最近幾年爆紅（西洋的研究專書也在本世紀初始現），有取代後殖民批評之勢，2009年的學位論文（如侯如綺的〈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述〉）以及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不乏有討論離散主題者，例如曾秀萍的〈流離愛欲與家國想像——白先勇同志小說的「異國」離散與認同轉變〉、鄭美里的〈外省／女性的流離記憶與生命書寫——以《遇合》為例〉、李榮州的〈眷村文學中的離散思維初探〉等。中華民族或華人套句唐君毅的話說，乃係一「花果飄零之民族」，如今散布在全球各地的華人不可勝數——這當然也包括戰後遷居來台的「外省人」，而不管其散居之緣由為何，離散情形則一，也必然有離散文學作品的出現，這一塊研究領域值得續予開拓。

## 二、研究趨勢評析

### （一）擁擠的研究現象

蘇州大學專治台灣文學的曹惠民教授曾以「擁擠的學科」來形容大陸當代文學研究的情形。他認為當代文學史（相對於中國數千年的古典文學）太過短暫，但在大學研究體制被建制化之後，便顯出太多的論文一再研究重複的主題（尤其是作家），形成所謂

「擁擠」的現象。以此觀諸現當代台灣文學研究情況，似也如出一轍。

大體而言，當代台灣文學史充其量也不過一甲子時間，若將其時間再推前至日治時期開始的新文學（也就是所謂的現代文學時期），仍未滿百年，其中具代表性的文學家與作品，在晚近二十年來幾乎已被研究殆盡，不唯如此，且是一再被重複研究，而相似的研究（包括作家與作品、文學現象等），不管是採取的研究方法、援用的理論、提出的見解，皆不見新意，曹惠民所提出的「擁擠」的情形已昭然若揭。衡諸2009年台灣現當代研究情勢，如是「擁擠」現象依然故我，張愛玲與金庸就甬說了，陳映真、黃春明、白先勇、施叔青、李昂、朱天文、朱天心……仍舊是眾多人研究的對象，光是最近幾年熱門的海洋文學作家夏曼·藍波安和廖鴻基兩人，即同時出現多篇論文以之做為探討主題（而且看來這勢頭近年內仍會持續不歇）。台灣現當代文學歷史短暫，這種「擁擠」的現象，似乎是這門研究領域本身便具有的「宿命」。

### （二）沒有特色的「特色」

以上這種研究情形「擁擠」的現象，若再將上述2009年從觀察中所得出的九點趨勢納入考量，便會發現該年所謂的研究特色，說穿了其實是——沒有特色。諸如女性文學以及類型文學研究熱度持續不減，早就有目共睹；電影（或影視）與流行文學或文化的受到關注，在1990年代後期開始就一直存在（尤其是受到文化研究的影響之後）；而日治時期文學在國內台文系所普設之後，後來居上，已儼然成為該領域的顯學，不獨2009年為然；方興未艾的自然書寫與日漸退燒的



同志文學亦非新起現象，此種情形已出現多年，只是前者隨著近兩年生態批評的崛起跟著水漲船高而已。值得注意的是空間／地理文學研究的開拓以及離散文學的受到青睞，然而，前者則與前幾年學界與評論界引入文化地理學、空間理論、地誌學有關，與此相關的文學作品因而受到關注；至於後者情形亦如出一轍，受到近些年西方引介「離散」理論的影響而開始引發相關作品的討論。

我們若援用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的文化演變所歷經的3個階段說來進一步檢視便能一目了然。威廉斯認為文化演變須歷經新興的（emergent）、支配的（dominant）以及殘餘的（residual）三個階段（見 *Marxism and Literature* 一書），而文學史的發展過程亦同。

首先是「殘餘的文學」，殘餘的文學雖然形之於過去時期，但它並非已遭廢棄的古代文學（archaic literature），事實上它還活在現時代中，只是從主流的支配性文學來看，在某些經驗、意義和價值上它無法再有效呈現或被檢證；比較困難的是，要區別已成支配性文學對立面的殘餘文學以及完全被支配性文學吸納的殘餘文學。譬如同志文學，目前看來已逐漸成為殘餘文學，但它仍然在發生作用，可以說被主流的類型文學研究所吸納；而支配性的女性文學迄今仍然當道，蓋與女性作家與研究者撐起文壇和學界半邊天不無關係。其次，關於支配性的文學，也就是威廉斯所說的當下發生效用並且具霸權（the hegemonic）地位的文學，就文學研究來說，現今仍是類型文學與作家研究當紅，具支配性地位。

至於所謂新興文學之「新興」，按威氏

之意，係指新意義與價值、新實踐、新關係及其種類被持續地創生，因此，此所謂「新興」，不只是「新鮮」（novel）而已，必須注意的是，要將真正的做為支配性文學的另一種對立面的新興文學與只是做為某些新局面的支配性文學的元素加以區分。就此而言，離散文學及其研究可視為支配性文學與研究的新局面（或元素）而非新實踐，蓋按其性質，毋寧仍是自1990年代以來「解」（De-）思潮的延續。其餘像空間／地理文學研究，亦當作如是觀，蓋其與1990年代起台灣各地提倡地方文學與文學史的編撰息息相關，從地方導引至空間的討論。較有新意的是生態批評，頗具新意義與新實踐，是新興的文學研究（但非新興文學，因為自然寫作早已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了），未來是否能成為支配性文學研究，尚待觀察。

事實上，誠如本文一開頭所說，觀測文學及文學研究的演變或發展，難以從一個硬切的時間點入手，2009年有關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情況即屬如此。上所引威廉斯之說便支持此一觀點，理由無它，就是文學與文學研究是一個動態的演變過程，這種演變過程無法將之硬為切斷，因而我們也只能在此如實地將2009年所出現的若干值得注意的徵象提出來討論，至於要檢視「史」的意義，則須進一步前後同時拉長時間距離，才能取得一個更為有效的觀測角度。